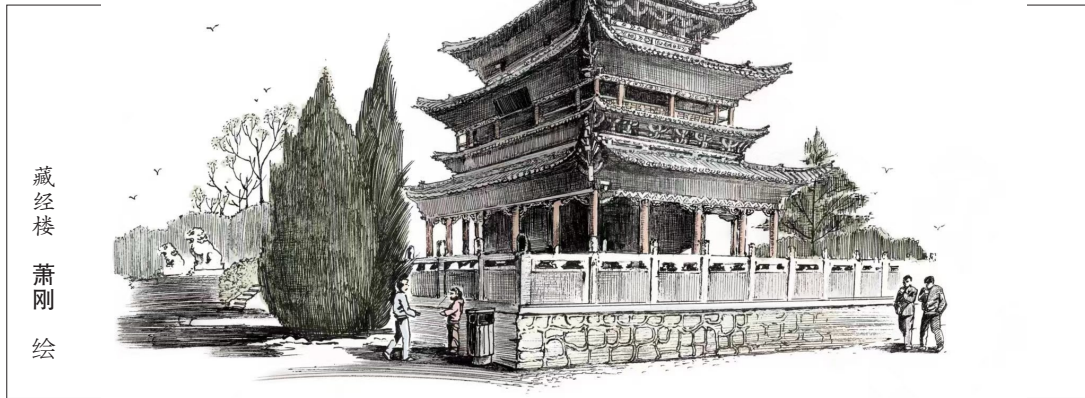


游太原 赏人文 悦自然



迎泽公园藏经楼搬迁记

邵学军

一般地标性古建筑,往往给人以历史悠久的印象,如果有人说它是从外地“乾坤大挪移”而来,恐怕许多人都难以置信。可迎泽公园的藏经楼,就是这样的神来之笔。

现在,太原市50岁以下的人,大都不知此事,还以为藏经楼原本就是建造在此的古迹呢。其实不然,藏经楼是1958年由太原市汽运二公司我父亲所在的车队,从太谷县资福寺一砖一瓦搬迁过来的。

这事还得从头说起。

据记载,清光绪十二年(1886)夏末的一天,太原西山乌云滚滚,大风骤起。霎时,太原城内外暴雨倾泻,汾水暴涨,冲决了汾河沿岸的堤坝,冲向了古老的太原城。

猛烈的洪水,掀开紧闭的大南门涌入城内,半壁西城,顿时成了一片泽国。

当时城内的著名建筑满洲城、学台衙门、阳曲县文庙,以及不计其数的民宅,刹那间荡然无存。等暴雨停歇,洪水退却,人们凿开城墙,引洪出城,迎泽门外的一片荒地,便成了泄洪的好去处。洪水泄尽,迎泽门外从此留下一个小湖泊。

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,大南门外还是一片荒郊野滩。1952年,太原市政府决定建一座公园,经过多方考察,反复论证,最后选在满洲坟西侧、大南关东侧的一片沼泽地,并发动全市人民义务劳动,开挖淤泥,清理杂草。1954年开挖南湖,1955年开挖北湖。大家积极性很高,纷纷响应,硬是靠人工一锹一锹,齐心协力挖出了一个人造迎泽湖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一个规模宏大、景观错落有致的公园初步形成。因地处古太原迎泽门外,所以被命名为迎泽公园。

公园初建后,设计了不少亭台楼阁建筑,但苦于当时资金严重匮乏,许多规划无法实现。

太谷县资福寺的藏经楼恰正处于危急状态。

据太谷县志记载:藏经楼,又名风华楼,黄绿琉璃瓦顶,垂檐歇山式建筑。是贮藏藏传佛教经典图籍的楼阁,坐北朝南,面阔五间,直进三间,高度为18米,飞檐斗拱,凌空飞翔,斗拱紧抱浑然一体。雕梁画栋,鸱吻相望,脊兽有序。两层前后明次间,均设四扇六抹隔扇门,次间为槛窗。额枋、檐檩、斗拱,均施彩绘。

资福寺始建于金大定二十五年(1185),清康熙十二年(1673)重建,距今已有830余年。后正殿毁于战火,寺内其他建筑也破败不堪。由于年久失修,藏经楼已岌岌可危,四周墙壁,用几十根五六米长的椽木支撑着。当时,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认为,藏经楼具有一定的历史艺术价值,有保护的必要。后经省政府会议通过,决定将资福寺内的主要建筑物之一藏经楼,整体搬迁至建设中的迎泽公园。

1955年,我父亲所在的防空部队高炮103师516团炮兵连汽车运输队,集体转业到太原市汽运二公司。

1958年,汽运二公司接到搬迁藏经楼的任务,领导们斟酌再三,决定将此重任交给我父亲所在的邵振裕车队。车队成员乔兆权、刘喜庆、曹廷瑞、欧阳谨、郝维堂、龙魁、魏留福、许业源、陈希豪、党来庆、平宝财、兰振福等,都是30岁左右的退伍军人,个个严阵以待:一切听从指挥,保证完成这一历史性运输任务!

为此,市政府还派来相关领导给大家开会,特别指示:此项搬迁运输,必须高度重视,甚至超过打仗运送炮弹。炮弹运送过程有个闪失,还可以补给,而古建筑的每一片砖瓦,每一扇花格木窗,都是绝品,一旦毁坏就不可挽回,将导致后续一连串的问题,造成不可挽

回的损失。一定要严肃对待,百倍谨慎,圆满完成任务。

散会后,小队又吹哨将大家集合在车场,把所有的拉煤车,重点是马槽,用高压枪彻底清洗了两天,贴上“运输古建筑,打好决战”的标语。擦洗一新的车头上,左右插了两面小红旗,每人还发了新手套。解放牌大卡车车队,浩浩荡荡出发了。

太谷县的老百姓听说搬迁一事,非常高兴,积极配合腾挪所有障碍物,并自发修补寺庙通往省道的坑洼泥土路面,还有不少村民沿街设案,摆放花馍,祈求平安。县城资福寺中,则有专业人员有条不紊,一砖一瓦,整体编号,逐一拆卸下来,再仔细分类打包。然后,负责装卸的排起长队,人挨人、手倒手传送,小心翼翼装车,而后,车队一辆接着一辆,一路上缓慢行驶。

每辆卡车,规定一天只能运输一趟,而且遇刮风打雷,或连阴雨天气,坚决“不拆不运”。就这样,陆陆续续历经100多天,藏经楼部件全部安全运输到迎泽公园施工现场指定的存放位置。

与此同时,公园为藏经楼特地建造了一个高1.7米,占地面积约1000平方米的石砌台基。台平面略呈方形,南北出陛,四周有石栏。而石砌台基上的施工单位,也在紧锣密鼓,按照图纸与编号严格核对,重新组装,重新建造,终于在1960年全部安装完成,并进行了彩绘。郑林副省长题写了毛主席诗词“江山如此多娇,风景这边独好”。

这座巍峨壮观、古朴典雅的古建筑,不仅见证了从金代到清代的历史变迁,同时也验证了人民群众的大智慧。

如今,藏经楼已成为迎泽公园的文化标志,也是举行各种文化活动的首选地,伴随着几代人的成长,留下了美好的记忆。

二十年前的酷暑

乔忠延

2000年7月22日 农历六月二十一 星期六

大暑来得好热烈。

热,持续了好几天。每日的最高气温都在35℃以上。毒毒的太阳严守职责,毫不犹豫地投下强光,火辣辣地炙烤着人们,也炙烤着建筑。建筑被烤热了,又反过来炙烤人们。更为难受的不是白天,而是夜里,夜里温度不降,人们热得难以入睡。这状况接连三四天了。

烈,是突降了一阵暴雨。过晌午的时分有了雷声。雷声由远及近,由闷及响,雨也就相伴来了,大大的点子,打得地上噼噼啪啪。大雨时间不长,却有一种轰轰烈烈的气势。

雨住了,看看日历,大暑来了,时在21时。大暑来得确实热烈。

2001年7月23日 农历六月初三 星期一

清晨没有清晨的滋味。

不凉不爽,闷沉沉的,哪有一点点清凉的意思。既然没有了清凉的意思,早晨也就混同于上午或者下午了,这混同的原因全在于一个字:热。

一早碰面的人都说热,热得夜里没有睡好。是热,热得浑身汗渍渍,不由得伸手抓遥控,开空调。偏偏开空调的人也多了,电也难以重负,刚刚开了就沉沉地喘息,喘息着闭了呼吸,停了。

只好与闷热相厮守了。

守到天亮,撕日历,一看,今日大暑,而且,时间是3时5分。难怪清晨也那么热!

2002年7月23日 农历六月十四 星期二

按常理说,大暑应该热过小暑。

今年却不然。小暑热得要命,36℃、37℃、38℃,温度节节上升,有的地方高过40℃了。7月15日我去河南商城县开笔会,火车上超热,过了驻马店,车厢成了烤箱,人人都像流油的面包,淌着汗,离信阳站还有1小时,每秒钟都度日如年。

从信阳到了商城,又毒热了一天。上到山顶,比山下凉些了,却还是个热。

第二日,降温了,凉爽了。在黄柏山凉爽了两天,下山,乘车,归里,天一直没有热起来,没有热到小暑那个境界去。

次日翻开日历,哦,大暑了!大暑不热。

